

人民解放军序列中，有两支部队曾得到了极高的赞誉，一支被彭德怀称赞为“万岁军”，一支被邓小平称赞为“万岁连”。

1950年12月1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写好给38军通令嘉奖的电报末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后，特意加了一句“38军万岁”。

38军万岁，名副其实。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为了围歼美军，38军338团冒严寒，昼夜急行军140多里，绕道敌后，断敌退路。在林海雪原中夜间奔袭，身负装备1小时10

万岁军，万岁连

朱留家

余里，是何等的拼命。接下来的三所里阻击战，该团阻挡了数千美军的南北夹击。337团在龙源里打退了敌军5个团的进攻。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战斗中，百余人的全连在敌人飞机大炮炮火攻击下打得只剩下7人，也没让敌人前进半步。作家魏巍经实地采访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取材于38军的这次战斗。他写道：“勇士

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像谷个似的在山岗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拼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勇士们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仍然不会后退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这个连伤亡很大，但是他们打死了三百多敌人，特别是使我们

委常委的邓小平在国防部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不久，欣然命笔：“一贯保持光荣传统的、保证走向共产主义的集体标兵——南京路上好八连万岁！”

“好八连”万岁，名不虚传。72年前，八连进驻上海，夜宿街头不扰民，送给上海人民最珍贵的见面礼，把人民军队的形象展现给世人。几十年来，连队历经考验，身居闹市一尘不染，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我军的缔造者毛泽东为这个连队写下了不朽诗篇《八连颂》，这是毛主席给予我军一支部队写下的唯一诗词：“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坚定不移、坚持不懈为人民服务而奋斗，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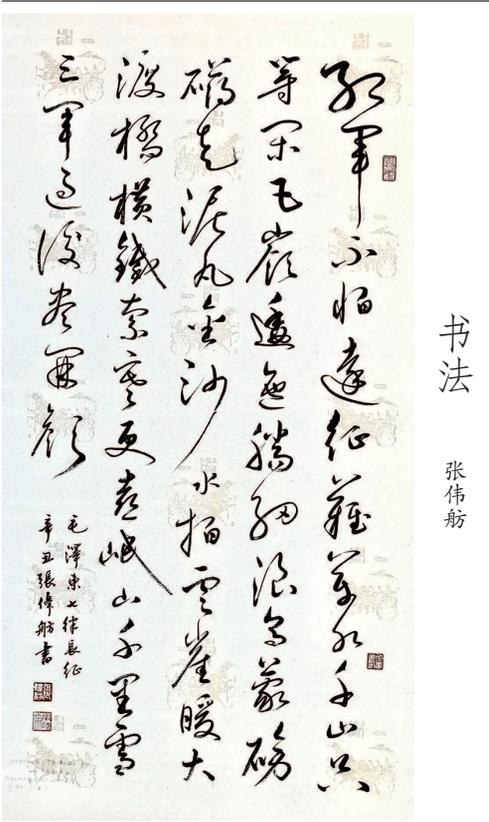
色，是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所以八连好，人民军队好，中国共产党好。《八连颂》写道：“不怕压、不怕怕、不怕刀、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成立那天起，就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不曾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屈服，而只会压倒一切敌人。建党一百年，建军94年，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八不怕”。

《八连颂》又写道：“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这四好，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主席对我军战无不胜缘由的精湛总结。词末，毛主席写下两句亘古绝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坚如磐石的团结，必将

永远无敌于天下。光辉诗篇《八连颂》是毛主席建党、建军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我党我军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战略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文化的生动体现，是领袖对人民军队的称颂。邓小平同志赞誉“好八连”万岁，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心声。

1949年进城后，“好八连”一直驻守在上海，曾隶属上海警备区特种警卫团。最近一次军改，“好八连”转隶第72集团军特战某旅。这是我军一支能上天入海的特战劲旅。八连既是霓虹哨兵，又是霹雳尖兵。非疫情期的每月10日、20日，人们可以在上海南京路上看到“好八连”官兵为民服务的身影，他们已经连续

1963年6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



书法

张伟舫

37年前一个冬日下午，我在西子湖畔接到了去余杭参训一个月的任务。傍晚，我打起背包扛起枪赶到驻地，和来自浙江省军区警备营其他连队的五名战友在16平方米的宿舍里，见到了刚从军校毕业的赵排长。

第二天一早，急促的哨声吹醒了年轻的梦，我们穿衣带跑，列队集合，赵排长检查军容风纪后，带队出操。冬天的早晨，天还是黑的。深山洼里，坡路弯曲，雾气缭绕，顺着路面奔跑，见不到头。没多久，我们个个喘着粗气，任汗水浸湿棉袄。赵排长说，每天早晨都要跑五公里山路，谁要是撑不住就卷铺盖回连队！

晚上，大雪纷飞。营房在半山腰，白雪覆盖让我忘记了要走十几个台阶而下，我端起洗脚水冲出门，一脚踏空栽了下去，下巴磕在石头上。醒来时，卫生员替我包扎了伤口，幸好没摔断胳膊腿。我忍着疼痛，摸着缠着绷带的脸，提出休训一天。赵排长说：“这点伤算什么？我在军校盲肠炎开刀捂着肚子走下手术台，自己打饭、洗衣……”

每天的训练风雨无阻。队列训练单调枯燥，我们像新兵一样训练着，还有单双杠、跳马和100米障碍的跨越，射击训练放到最后。赵排长用秒表记录每个人的成绩，谁科目不合格，就在晚饭后趴在草地上练100个俯卧撑。他也会和我们一起撑，任额角的汗水滴落在地。

清晨，我们踏雪归来，在井边打水冲澡，没有觉得寒冷，面对赵排长，倒是觉得寒冷。没有人能逃过夜晚的100个俯卧撑，更没有人能有任何偷懒的时候，他征服了一颗颗浮躁不安的心。有一次，战友小孙不小心将信中扎辫子姑娘的照片抖落在地，大家兴奋地从床上爬起，争抢着要看，还没恋爱的赵排长也止不住笑了！我们陷入了摸爬滚打的漩涡里，除

了睡觉，几乎没有坐过板凳。面对严酷的训练，每个人的心里都窝着火，却又无可奈何地耷拉着脸去跨越百米障碍，哪怕浑身酸痛抑或上气不接下气，也不减训练量。有一天，看到赵排长一瘸一拐走进食堂吃中饭，大家笑开了怀。他在示范动作时追求高难度，付出了代价。射击训练

是快乐的，我们和排长一起趴在草地上，重复着拉枪栓、瞄靶、扳扳机的动作。赵排长看我们胸有成竹的样子，领我们去了靶场。他把子弹递给大家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打冲锋枪连射时，他说谁打得好奖励10发子弹。我最后一个扣动扳机，10发子弹连射完毕。赵排长说你的姿势跟他们一样，肯定跑靶了，结果靶上惊现了9个弹孔，我说你刚才讲的话可算数？赵排长立刻递给我装满10发子弹的弹匣，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训练之余，留守营房的一团某连战士告诉我们，他的战友在老山前线顶着越军猛烈的炮火，杀进敌阵地。有一个战士肠子被打出来，捂住肚子甩出手榴弹。一团最先阵亡的是一位家在农村的养猪兵，就在我们跑山路经过的养猪场……我的内心涌起热浪，之前被伤痛缠绕的苦恼和训练过度的抵触情绪已荡然无存。

寒风喃喃低语，诉说心中深情，雪花步履轻轻，唤醒沉睡大地。我们慢慢熬过寒冬，坚持到最后时刻，全部通过了南京步校教官的考核，获得参加军校文化考试的资格，我们和赵排长紧紧拥抱。分手时，我们围着营房前的山路跑了一圈，看山看树看炊烟，挥手告别天边的云彩。

回到连队的夜晚赶上看电影《青春万岁》，想起了原著中王蒙老师的话：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钱，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37年过去，这句话依然环绕在耳边，成为我青春岁月无悔的注脚！

“更快、更高、更强”外，2020东京奥运会这次加上了“更团结”，可谓与时俱进。没错，团结才有力量。

这次奥运乒乓球队谱写了一曲“更团结”的赞歌，更兼将中国乒乓球推向了一个新水平、新高度。这个“两新”指的不仅是技术方面的进步，也不仅是在国际大赛中获奖的成绩，而是“办体育”的水平。

乒乓是国球，据说我们有乒乓人口2亿，超级爱好者1000万，接近专业水平的发烧友200多万人，这个数据准确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国热爱乒乓球的老百姓众多，如何进一步扩大乒乓球的影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球，风生水起，热遍全国。这就是“办体育”面临的问题。

此前，我们一直强调乒乓的体育功能，尤其是竞技功能，而忽视了其与生俱来的强身健体功能（乒乓是一项老少咸宜的运动），更未注重其娱乐功能。我们总是过分看重比赛，尤其是国际大赛，譬如世锦赛、世界杯、奥运会，夺金时举国雀跃、载欣载奔；一旦失去金牌，不但国人郁郁寡欢，运动员更是满面戚色、忧心忡忡。

实际上，兼具对抗性和观赏性的乒乓运动本身就有娱乐性。这一点，当今直拍国手许昕已给予了淋漓尽致诠释。与其说他在打球，毋宁说他在玩球，小小银球，在他手里是上下翻飞、左右腾挪，被他玩得出神入化，也因此被观众亲切地称为“人民艺术家”“乒乓魔术师”。

每次，许昕上场，全场气氛总是为之一振，因为观众知道：有“好戏”看了。所以，如果说马龙将获奖做到了极致（所有奖项他包圆了，不少奖项反复得过），许昕无疑将表演做到了极致，乒乓的弧度、速度、力度和角度在他这儿演绎得出神入化、无以复加。换句话说，许昕的横空

永远无敌于天下。王琨说，回国创业选择芯片行业，既有个人的选择，也有命运的推手——在他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是微电子领域极具有名的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他本人也对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非常感兴趣，博士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几家著名的芯片设计公司任职，当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在微电子领域大展拳脚，便是顺风顺水而为。

对于公司为什么选择落户上海、落户临港，潘苏云笑言，有不少地方争相邀请他们公司落户，并且都提供了相当优惠的政策，但她和王琨几经考察，一致认为上海临港最具开发潜力，即使当时上海还未成立临港新片区。

“这里有阳光、沙滩、棕榈树，有风景怡人的碧水蓝天和清新的空气！我太喜欢了，就这儿了！”潘苏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快活泼。

他们说，创业并非一蹴而就，研发本身有着漫长周期，在创业过程中，碰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他们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入驻临港后，临港申请了一个专项补贴，给予他们1000万元的扶持，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为他们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G PAM4

出世，大大增加了乒乓运动的娱乐性。

然而，我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乒乓若想进一步吸引大众、进一步产业化，必须在加强技能、提高水平的同时，增强其娱乐性。如在今年“奥运热身赛”的最后一个环节，中国乒协设计并推出了一出“压轴戏”——关键球对抗赛。打破常规的男-男或女-女对抗，这次对抗赛选手是陈梦-樊振东、许昕-孙颖莎和马龙-刘诗雯，这就大大增加了其可看性了。

既然是关键球，当然不是四平八稳地从零比零开始，女-男七局球的起始比分最后三分，这不恰如中国象棋的“下残局”嘛。因此，这个规制一宣布，全场立即欢声雷动，嘘声四起。选手们也是满面笑容，神采奕奕。到了这个时候，比赛结果已经根本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比赛极大地满足了球迷强烈的好奇心：陈梦、孙颖莎等威猛无比、斩关夺隘，倘若跟男选手同台竞技，结果如何？

此时，场内场外演绎了一场嘉年华，由衷佩服中国乒协的“办体育”水平，在秉持体育宗旨的前提下，也将娱乐性发挥好，这不就是“办体育”的发展方向嘛！这不就是乒乓能够成为国球且拥有那么多球迷的根本原因嘛。

甬说现场观众，我等隔着千里之遥的球迷也瞬时血脉贲张地坐不住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为男选手鼓劲、为女选手加油、为刘国梁主席喝彩、为嘉年华点赞。

现在，奥运会正热火朝天地在扶桑东京进行着，混双组合虽然与金牌擦肩而过，国乒还是斩获多多，“金喜连连”，“办体育”的成果显而易见——我们正不断突破自己，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朝着理想目标稳步前进。

服务了38年，2013年，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动员上海14家著名企业，资助翻建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微信搜索此馆可预约参观，在“好八连”现驻地，一睹这支“万岁连”的风采。

DSP芯片提供了资金支持。被刚进公司时王总不太熟悉的员工认为是沉默寡言的王琨，在说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侃侃而谈，一旁的潘苏云望着他，面带微笑，两个七零后中年人的眼睛里，透出格外明亮的光来。

正是他们眼里的光，将一群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中青年技术骨干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埋头刻苦研发，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禁止各国企业将芯片出口给中国后，在2020年疫情期间，凭借着一股子闯劲和干劲儿，研发生产出了具有领先国际水平的50G芯片。

此前国际上50G PAM4 DSP芯片完全被国外两家公司垄断了，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三家拥有此项技术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中国公司，并且橙科的芯片集成度超越了前两家“芯片”加“激光驱动”的双芯片方案，而是在业界首次将两颗芯片集成到一颗晶圆上，推出了“单芯片”方案，取得了领先地位。

王琨、潘苏云正是千千万万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青年中的一员，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奉献、全力担当，不正是大国工匠精神的体现吗？

他总是精益求精，尤爱微创新。奋斗在滴水湖畔 责编：吴南瑶

乒乓嘉年华

后扬



编者按：为纪念临港新片区成立两周年，上海市作家协会临港新片区“大国工匠”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在这个火热的夏天拉开了序幕。作家们身临一线，他们用情用心，展现“大国工匠”的精神和形象，为临港的建设者书写下最新的传奇。

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内，正午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进来，使得这间只有一桌一椅一几和一组沙发的、绝谈不上宽敞豪华的办公室显得格外敞亮。

公司的两位掌舵人王琨与潘苏云意态从容，并肩而坐。王琨生就一副典型山东大汉的模样，高大，宽阔背脊，一见面便给人一种渊岳岳峙般可以信赖与依托的感觉。潘苏云同丈夫王琨则截然相反，她生得娇小白皙，有着江南女子特有的细腻优雅，笑起来如沐春风。

他们既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事业上的搭档，王琨在内埋头研发，攻克技术难关，潘苏云在外冲锋陷阵，拉投资拓市场。当他们并坐在一处，共同的历史造就的历久弥坚的默契尽在相视一笑之间。

谈及十年前放弃在美国有着相当稳定收入的工作和生活回国创业一事，王琨坦言，这并不是什么艰难的选择，也不存在外因促使，仅仅是因为在出国留学伊始，他便抱定了学成之后回来报效祖

国的决心。

王琨说，回国创业选择芯片行业，既有个人的选择，也有命运的推手——在他留学期间，他的导师是微电子领域极具有名的前沿研究的科学家，他本人也对微电子集成电路设计非常感兴趣，博士毕业后又先后在美国几家著名的芯片设计公司任职，当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国在微电子领域大展拳脚，便是顺风顺水而为。

使命与担当

寒烈

对于公司为什么选择落户上海、落户临港，潘苏云笑言，有不少地方争相邀请他们公司落户，并且都提供了相当优惠的政策，但她和王琨几经考察，一致认为上海临港最具开发潜力，即使当时上海还未成立临港新片区。

“这里有阳光、沙滩、棕榈树，有风景怡人的碧水蓝天和清新的空气！我太喜欢了，就这儿了！”潘苏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快活泼。

他们说，创业并非一蹴而就，研发本身有着漫长周期，在创业过程中，碰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他们都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入驻临港后，临港申请了一个专项补贴，给予他们1000万元的扶持，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为他们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G PAM4

DSP芯片提供了资金支持。

被刚进公司时王总不太熟悉的员工认为是沉默寡言的王琨，在说到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侃侃而谈，一旁的潘苏云望着他，面带微笑，两个七零后中年人的眼睛里，透出格外明亮的光来。

正是他们眼里的光，将一群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的中青年技术骨干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埋头刻苦研发，在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禁止各国企业将芯片出口给中国后，在2020年疫情期间，凭借着一股子闯劲和干劲儿，研发生产出了具有领先国际水平的50G芯片。

此前国际上50G PAM4 DSP芯片完全被国外两家公司垄断了，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第三家拥有此项技术的公司，也是唯一一家中国公司，并且橙科的芯片集成度超越了前两家“芯片”加“激光驱动”的双芯片方案，而是在业界首次将两颗芯片集成到一颗晶圆上，推出了“单芯片”方案，取得了领先地位。

王琨、潘苏云正是千千万万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中国青年中的一员，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奉献、全力担当，不正是大国工匠精神的体现吗？

他总是精益求精，尤爱微创新。奋斗在滴水湖畔 责编：吴南瑶

十日谈